



季氏
公

十七

服部文庫
417
221
8





17
221
8



論語徵辛

日本 物茂卿 著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耳。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如以禮率之。方是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子貢云爾。是豈後世儒者所謂道乎。亦言禮耳。以禮率之。諸侯欲不從之。豈可得乎。仁齋先生引以禮讓為國。是其意謂孔子答靈公。揖孟子說齊梁君耳。殊不知明

三山合刊篇

晏子折衝於樽俎見內篇
曾子所謂恭伯

子貢云爾子張篇

禮讓為國里仁篇

論語徵辛

卷一

日遂行方是時必有事矣不爾一言不合孔子豈遽去哉况俎豆之為朝聘會同者彰彰乎且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事焉不然而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偃之類耳可謂不知時務已孔子而豈如是其拙哉或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歟將知之為不知歟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為卿矣三卿出則將三軍焉是軍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君之詞也小戴聖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大戴禮記公

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知而曰不知能而曰不能皆禮也何則曰知曰能未嘗有所窮極者也凡論孔子之事者不求諸禮皆失之矣且先王之道在人雖孔子豈徧得天下之人而悉學之乎故君子知之而曰不知是其所矣顏子告一而知十孔子之知之亦猶如是夫故其於文武之道非學而盡之者亦審矣故孔子曰未之學也而謂孔子無所不知者它人之言耳君子固窮古註君子固亦有窮時得之程子為固守其窮失乎辭矣且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

之謂已。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拂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慍見。亦以孔子為迂也。遭難而拂鬱。方寸將亂。故告以小人窮斯濫矣。何則。以孔子為迂。其究必至濫也。

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倣鬻浮屠拈華微笑者已。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與焉。豈其然。蓋

吾無隱述而篇

升庵外集經說

大史公白史記自序傳

兒陶謙皇陶曰。都在知。在安民。禹曰。成若時。惟帝其難之。谷引一篇

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故非通六藝者。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如吾無隱乎爾。亦此意也。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哉。又如以然非與。為方信而忽疑。亦謬矣。升庵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亦可以證矣。

由知德者鮮矣。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朱註謂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古言已。夫知人帝所難。故曰鮮矣。南容引舜慕禹。稷孔子以尚

又三以無憂稱中庸

允 書堯典

皋陶之謨見上

虞廷賡歌書益稷篇

德稱之子路溫見之不知德可以見己蓋有德之人
自天祐之一時之厄豈足憂哉所謂知德豈翹知孔
子為有德之人乎亦知有德之人天不棄之也
無為而治古來以得人言故舜特以此稱之如文王
獨以無憂稱己仁齋乃引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是凡聖人皆爾豈特舜而已哉是其
意謂得人而無為以此稱舜非其至焉者殊不知堯
蕩蕩之大以允恭克讓而允恭克讓所以得人也皋
陶之謨安民知人盡萬古帝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
則不得故虞廷賡歌專言任下意而虞書以此終焉

正當面焉其篇

所謂述而篇

故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焉者而舜之為大聖
豈出此外邪恭已正南面亦惟形容其無所為耳正
南面者南面也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
正古言也猶謂正面南正面牆不正面其主也
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接人為
忠在己為篤仁齋先生以忠信篤敬為學問之道豈
學問之道乎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故子張問行而孔
子告之以此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
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耳孔子所謂學而不厭者謂
誦習詩書禮樂以終其身也豈忘信篤敬之謂乎哉

段使其人果能信篤敬不學先王之道亦鄉人耳
仁齋之言亦宋儒鞭辟近裡著之遺耳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
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駢字得之前周禮大行人職
曰立當前疾鄭玄以轅前解之倚轡也詩衛風倚重
較兮孔穎達以倚此重較之車解之非矣考工記輿
人鄭註較兩轡上出式者是轡兩邊植木較橫轡上
轡兩而較一衛風倚即轡重平聲君子有金錫圭璧
之美加之以寬綽如轡上加較故曰倚重較兮駢之
於轅前倚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立與在輿互文

耳蓋主安車言之故在輿言坐耳車中立則見駢與
前之不相離也坐則見轡與衡之不相離也是兩見
字無意但以不相離為義孔子引此以謂己與人
不相離然後道行也而其所以不相離之道則忠信篤
敬焉如輓軌之喻然此孔子之意也如朱子解一如
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可笑之甚
楊氏曰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
也是固爾然孔子所以稱伯玉云爾者謂其有道也
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與用舍行藏同意古人以矢
諭直故大司寇職曰以兩造禁民訟哀矢於朝然

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曰得金矢可以見已

知者利仁里仁篇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或曰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在然不失人者知者之事也非仁也知者利仁豈全不相關乎

去仁惡乎成名里仁篇下
孔子嘗曰同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龍逢比干之徒也仁齋先生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謂善解已孔子嘗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於此則死生必於是究言之也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志士志於此焉仁人成德於此焉朱子曰理當死而求

江管仲前篇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孟子難
堂訓皆賸底錄朱注引羅
素語

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是其心學之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為仁乎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裡也成就一箇是豈可以為仁哉夫成就一箇是以為仁則召忽仁矣而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其妄可知已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宋儒以為至言夫使舜以瞽瞍為是豈足以為舜乎孝子之心是則是不是則不是未嘗以親之不是為是矣雖以為不是其無怨怒之心是孝子也宋儒汨沒是非海裡故終不能離是非上之悲哉

賤事見說苑

子貢問為仁如克己復禮為仁
子曰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仁齋
又因資字而訓為為助夫為衛君之為訓助者明其
為去聲也豈異義乎可謂倭人哉蓋子貢多智有自
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而言之耳子賤
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豈不然乎且先王安民之道仁盡之矣然有勇
智忠和種種之德者仁必待衆德而後成焉故先王
之道仁盡之矣而未嘗言仁盡之者為是故故王者

之治天下必須人才而後治又按孔子少許仁則仁
者宜若少而此曰其士之仁者是仁者亦易得也蓋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古語而孔子稱
之耳

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
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
同若天縱之亦聖人矣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後
儒必曰亞聖亦浮屠補處菩薩之見耳此章先儒以
為禹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若
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則堯舜禹湯武尚公

月舍述而天縱子罕語

皆非一人耳。上孔子所告，豈容行之乎？今也哉，豈在其萬世不易之制哉？世儒之不知禮樂，一也。斯極邪？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害乎禮。佞人有口才者，朱註卑諂辯給之人，謬矣。聖人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固守之，而變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以己之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要之不免佞人之歸哉。吾所以不取孟子以下者，為是故。國風徒歌也。故存鄭衛，鄭聲者被之於聲樂，故放之。世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升庵

說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大。氏聲樂可娛之甚，謂之淫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之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近已矣。吾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言之不

爾其言也乎二字哉是嘆世無用之也也
 孔子以臧文仲爲竊位者其譏之者至矣亦乃孔叔
 文子可以爲文意臯陶之諫以安民知人盡乎萬古
 治天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可得矣樊遲問知
 孔子以知人答之唯知人可以盡知之道焉故蔽賢
 者聖人所惡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亦
 孔門傳授之說可以見已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己厚責
 人薄所以遠怨咎是補一責字亦古來相傳之說也
 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爲無責字故易

以治然亦豈有治哉亦不知古文辭之失已
 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大氏古書之
 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朱子曰熟思而審處之
 辭豈亦泥之字邪
 方其群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其行
 事則好行小惠自以爲此足以收人心是似仁而非
 仁然亦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爲足不復學道故
 曰難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慧惠音同故誤
 爾註可謂盡小人之情能然是不足言矣望人與
 有是也慧也豈可以行言乎按韓非說也惠于也

者身自
君子病無能焉。能謂才能也。包咸曰：君子小人旦病無聖人之道，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後儒多以為鮮能之能，亦皆有是意，殊不知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豈小哉？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行其義也。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欲人人為聖人，豈有是理？其究至於以有體無用見誚者，宜哉！夫人各有其性，故雖以一技一藝聞於世，亦孔子之所取也。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終身也。荀子曰：末世窮年，末世即沒世也。孔子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主後生以言之，然大器晚成人之資質亦多品，又有少壯放逸，至中年悔悟者，故孔子亦有此言耳。

君子求諸己，所以能成其德也。如孔子聞滄浪之歌，則曰：自取之也，可以見己。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朱子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思子曰：仁齊乃曰君子，道德自持，其

為高。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徂。仁也。群而不黨。吁。道德自持。物我一視。道學先生哉。夫。君子者。在上之名。士大夫通稱。乃孔子時。豈有是意哉。是其欲刪朱註。別成一家者。豈非立異以為高哉。悲哉。蓋君子守禮。禮貴讓。故矜而不爭。君子居仁。仁者長人之德。故群而不黨。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之恥其言而過其行。亦以此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亦以此聖人之言。何其如合符契也。

必有言。耻其言。共
志問篇

舜好問中庸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何必解怨字乎。怨在孔子時。豈待解乎。仁齋乃曰。夫子既以怨答子貢。而又以行怨之要告之。豈有是哉。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怨也。孔子或以彼或以此。豈拘哉。仁齋之意。以後二句未盡怨之義。故以為行怨之要。豈非泥乎。

貢雍也篇告仲弓
洞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也。言鄉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如有所譽者。其試用也。如吾不試。試而為之。試言。

不試言罕篇

至於六也。一七終當舉用者。則孔子迺有所舉。所以
鼓舞人才而獎成之也。教之道也。凡教人之道。在獎
借其善。使其躍忻踴躍奮進。弗已。後儒不知之。以訶
責為尚。謬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釋誰
毀誰譽。意道謂禮樂也。蓋三代之於民。直其道而行。
禮樂莫所低昂。君子之德。風豈假毀譽也。夫化民之
道。在習以成俗。而欲以區區毀譽維持之。難矣乎。此
孔子之於鄉人。所以無所毀譽也。後世君子不識此
義。喜以清議扇動民俗。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
可勝道者矣。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

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
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
當。人之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
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皆不識試字道字民
字。可笑之甚。又如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以臣道言之。
故與此章化民之道。自殊。仁齋先生以美刺褒貶無
所諱。避解直道。則與誰毀誰譽相反。皆不知而為之
解者已。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
二字。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巧言亂德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故曰亂朱註聽之
使人喪其所守不識古文辭且德也者不可亂者也
喪其所守豈可以為德哉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
不貴不忍也自孟子爭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
大訓非孔氏之舊學者察諸
古史考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衆惡之必察焉
衆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一而廢百
人能弘道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孔
子所以云爾者不容徒守道則己必當盛大之故曰
非道弘人朱註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

無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王肅曰才大者道隨
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可謂善得古意言所
傳者同為先王之道而子思不及孔子孟子不及子
思是道之汚隆人之所為也非傳道者皆能極盛大
焉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學
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衆聖
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而
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謂特語以
教人爾非也

正失之動
知及之仁
仁守之禮
禮動之知
知及之仁
仁守之禮
禮動之知

謀道不謀利。謀者謂營求之也。人多不知謀字。故詳之爾。

知及之。仁齋曰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仁守之。仁齋引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勝朱註萬萬朱子以為君子自脩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但知及之者謂其知可以為人上也。及者難辭。凡人之知有及焉有不及焉。雖有知慧所見狹小不可以為人上。其知之大可以為人上。是謂之知及之。何翅知為君之難已哉。仁者仁政也。非仁政不足以守其位。而仁齋以德言之亦失之。不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盡矣。動之以禮。朱註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得之矣。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仁齋曰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昧乎動字矣。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得之。凡曰不可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一彼一我似不穩矣。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之逝也。陷我陷之也。故逝者使逝也大受者使大受也。祇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

反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君子務大者以成其德。其材足以大任而不可小用之。小人無大者於內。然亦不無小長。故其材雖不足大任而可小用之。馬我任之而曰受彼之材能受之也。故受以彼言之。我用彼材而曰知小人之難任也。非我知之則不可。故知以我言之。王肅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解之。老氏之遺也。且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

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仁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得之。蓋言民

之於仁政也。甚於水火。何故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宜哉。是孔子之意。已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朱子以為學者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當仁不讓於師。朱註引仁以為己任得之矣。仁道廣大。宜若可讓。然故曰不讓於師。而其所以不讓之故者。孔安國得之曰。行仁急。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非矣。果爾。何唯於仁乎。教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諒。信也。朱註。貞。正。固也。

永清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皆非矣。若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貞之貞。可以見已。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鑒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變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諒。如易貞者事之幹。貞固幹。事利貞者性情及貞悔皆謂不變也。唯彖傳以正解貞音近故也。其所謂正者非它書正字之義。後儒以正解貞不知易者已。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有教無類。古者不世官。刑人不擊。為是故類。馬融解以種類得之。刑賦種類上者天賦字古刑刑所字

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恐壞其事也。朱註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不必然。

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向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

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達為達意。非也。夫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故左傳載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聖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雜之名。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象於道也。以其所包者廣也。君子何用明暢備悉為也。故孔子嘗曰。默而識之。為道之不可以言語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務欲以言語盡乎道也。以聒爭於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暢備

悉。適足以為一偏之說耳。故性善性惡。聚訟萬古。程朱性理。不過為堅白之辨。悲哉。此未必不因誤解此章也。學者察諸。

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此字詰耳。其實師之有相。亦如會同之有相也。相師之道者。禮為爾。

△季氏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
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
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
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
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
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
之類法度豈容謂之德乎

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蓋王
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百而大夫

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年而止皆
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之故曰執國命仁
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
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議政為有罪矣乃
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
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
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不非其大夫則不議政可知
已然是禮也云法也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
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

辨堂辨下同
疏本作

知禮法之分焉

祿之去公室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仁齋

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

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則觀

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辟人之所忌

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曰便辨也

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註而明矣便辟當去聲

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

說文曰便巧言也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反非古

音節禮樂益禮樂皆有節以節我身也何晏曰動得

瀆

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特尊貴以自恣佚

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沈荒淫瀆朱註

佚游則惰慢是失游字矣沈荒淫瀆謂酒酒色也三

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泥矣

侍於君子有三愆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

君則否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即未見顏色而言謂

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僂言即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即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

知為弟子之禮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廷言

判篇

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語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通上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思不同。恐思者。恐思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子畏於匡。

書曰何德之誥

尚書大誥天明畏徐邈音

威子畏於匡子罕先進兩見

利見大人乾經繼明照四方彖象傳虎變革經

孟子曰盡心篇

左傳襄公三十年

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之。故詳焉。何晏註大人。即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藐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位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專以位乎。間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上所使。彼阿其意為之。故非小人皆然。

焉蓋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言也以往世言也故
曰聖人之言知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
者故特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
日論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亦非矣不啻
何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
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事
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不言
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知尊祖先
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故其論君子不
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畏天命何晏曰順

吉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齋言吉凶禍福而不
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喪乎且天命不啻吉凶禍福
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故天子諸侯大
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
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不知也朱子以付畀之重
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
囿悲哉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
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
唯曰天知我而未嘗曰知天焉思孟亦言知性之為
天畀而未嘗論天為何物焉後儒且莊列等言乃

山
山

有不
能若
命
矣

辯

其心傲然而謂天不足於道之戶以不明也。夫不知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明民之所棄。即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其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也。天道恢恢不

辯

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為不如盡心。人事之為勝焉。大臣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故也。自思孟好辯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矣。學者其察諸押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而畏之。喜才諂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押之也。以聖人之言為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子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本於敬天已。
孟子曰堯舜生人也。謂之智

之義而不_レ本諸_レ天_レ且生子_レ大_レ一齋謂敬也_レ在
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善或有間也然有時乎
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
未知孔子誰為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且孔子門人
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於門人皆以
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不難之辭也隱居
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
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

也舊註以為心志之志殊為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
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
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
事仁也孔子嘗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
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
人之善誘徒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
言語之道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
錙銖為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
此章為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
夫七十子之徒與曰此言者以_レ後言為志者

也使真見用於當世亦當世評曰也如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論已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得之

晏子
感慨詳于左傳及

父子不責善孟子離婁篇

子嘗曰先進篇

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已至於教之道則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則人亦有疎久近之分則豈一

中庸之謹易文言
三載尚作吳棫

樂而施之也。是孟子私心也。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豈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棫曰。或古有之。或夫子

禮記曲禮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後之言。蓋謂以先王之言為前之。以孔子之言為後之。上有孔子之言。先王之言。中於孔子之言。後之言。

嘗言之不可放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載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復差別於其間焉。豈如後世謂是為其

論語微

行禮之謹易文言
三載尚作吳杖

槩而施之也。是孟子私心也。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豈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棫曰。或古有之。或夫子

禮記曲禮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嘗言之不可放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載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豈如後世謂是為某語錄者比乎。

論語微



